

老
无
所
依

No
Country
for
Old Men

CORMAC MCCARTHY

科马克·麦卡锡 / 著

曹元勇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老无所依

CORMAC MCCARTHY

科马克·麦卡锡 /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No

Country

for

Old Men

曹元勇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无所依/(美) 麦卡锡(McCarthy, C.)著;曹元勇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8
书名原文:No Country for Old Men
ISBN 978-7-5327-5594-3

I. ①老… II. ①麦…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8321 号

Cormac McCarthy

No Country for Old Men

Copyright © 2005 by M-71, Lt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9-011 号

老无所依

No Country for Old Men

Cormac McCarthy
科马克·麦卡锡 著
曹元勇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丁宇岚
装帧设计 杨林青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134,000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594-3/I · 3278

定价:35.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0512-52219025

致谢辞

本书作者长期与圣达菲研究院保持联系并在那里居住了四年,在此谨向圣达菲研究院表示感谢;另外,谨向阿曼达·厄班诚表谢意。

我把一个男孩送进了亨茨维尔^①的毒气室。一个,就那么一个。人是我逮捕的,出庭作证的也是我。我去那儿看了他两次或是三次。没错,是三次。最后一次是他被处决的那天。我并不是非去不可,可我还是去了。我真的不想去。他杀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从来都没有特别强烈的愿望去看他,更别说在他被处决的时候去了,但我到底还是跑了一趟。报纸上说那是一桩因为冲动而导致的犯罪,他却告诉我根本不关冲动什么事。他约了那个小女孩出门,而那个女孩那么年幼无知。他则只有十九岁。他告诉我,从差不多能够记事的时候开始,他就一直盘算着要把谁弄死。他说,要是他们放了他,他还是去杀人。还说,他知道自己肯定会下地狱。这些话都是他亲口对我讲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我想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的人,这件事甚至让我怀疑他很可能属于某类全新的物种也说不定啊。我看着他们把他绑在行刑椅上,然后关上门。当时

他可能显出了一点紧张,但顶多也就那样。我敢保证他知道自己再过十五分钟就要下地狱了。我相信是这样。我曾经对这个案子想过很多。他不是那种很难交谈的人。他叫我警长。我却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面对一个连他本人都承认自己没有灵魂的人,你能跟他说什么?你又何必非要跟他白费唾沫呢?我对此想过很多很多。但是跟下面要说到的家伙相比,他又并非连个人都不是。

据说眼睛是灵魂的窗口。我不知道那双眼睛算是什么东西的窗口,我想我宁愿不要知道。但是世界确实还有另外一种景象,有另外一类眼睛看得到世界的另一面;我要说的事情就是在那个世界发生的。这件事情把我实实在在地带入了我这辈子从来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去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正儿八经、活生生的能够预言毁灭的先知,而我可不想与他相遇。我知道他是实实在在的。我见过他干出的事情。我曾经从那双眼睛前面走过一回。但我不会再那么做了。我可不想丢下我的油炸薯条,起身走到外面然后遇上他。不只是因为年纪大了。尽管我希望如此。我不敢说我这个想法一定跟你的一样。因为我很清楚,你为了干这份工作,绝对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大实话。倒不是说这听上去很光荣或没啥了不起,而是说你的确会这样干。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那双眼

① Huntsville,是美国得克萨斯州东部沃克县的县城,在得克萨斯州第一大城市休斯敦的北面。

睛会看出来的。它们一下子就能看穿是怎么回事。我料想你八成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做到这点吧。我知道，一个人总会不得已地把自己的灵魂逼入某个险境。但我不会这么做了。我想，就目前来说，我应该再也不会这么做了。

副警长让双手被反铐的齐格站在办公室的墙角,自己则坐进转椅,摘下帽子,跷起双脚,给拉马尔打起了无线电话。

刚刚进门。警长,他带着一个东西,像是治疗肺气肿或别的什么用的氧气罐之类的玩意儿。另外,他袖筒里吊着一根软管,好像是屠宰场用的致晕枪上的东西。是的,长官。对,看上去像那种东西。等你来了,你会看到的。是的,长官。我把它收起来了。是的,长官。

他从转椅上站起身,顺手取下挂在腰带上的钥匙,把上了锁的办公桌抽屉打开,去拿放在里面的牢房钥匙。他身子刚刚弯下去一点,齐格就往下一蹲,把铐在背后的双手迅速移到腿弯处。紧接着,他往下一坐,向后一晃,把戴手铐的双手从脚底绕到身前,并随即快速而且毫不费力地站起身。如果说这一连串动作看上去像是早就练了很多次,那倒真是如此。他把手铐的链子套到副警长脖子上,同时跳起来,两个膝盖猛然顶住副警长的后脖颈,把勒住副

警长脖子的手铐链子死命向后拽去。

他们倒在了地上。副警长试图把手插到手铐链子里面，可是办不到。齐格躺在地上，双膝顶在两臂之间，脸扭向一侧，往后使劲儿勒着手铐。副警长拼命踢腾，侧着身子在地板上绕着圈挣扎，一会儿踢翻了废纸篓，一会儿把椅子蹬到了房间的另一边。他蹬到了房门，房门应声关上了；就连旁边的小地毯也被他踢得皱成了一团。他嘴里发出咯咯的声音，血涌了出来。他被自己的血呛得快要窒息了。齐格只管更加死命地勒着手铐链子。镀镍的手铐卡在他的腕骨上。副警长的右颈动脉破开了，一股鲜血喷射而出，溅到房间另一头的墙上，顺着墙面流下。他双腿踢腾的速度慢了下来，接着就再也不动了。他躺在那儿，身子痉挛着，最后就彻底安静了。齐格继续勒着他，呼吸平稳地躺了一会儿。他从地上起来时，顺便从副警长的腰带上取下那串钥匙，打开了手铐，然后他把副警长的左轮手枪插进自己的裤腰带里面，走进了卫生间。

他用冷水把手腕冲了冲，直到手腕上不再流血；他用牙齿从毛巾上撕下几条，缠在手腕上，又回到那间办公室。他坐在办公桌前，从一个药箱里拿出胶布把手腕上的毛巾条粘牢，同时瞧着那个躺在地上、张着嘴巴的死人。手腕包扎好后，他从副警长的衣袋里掏出钱夹，取出里面的钞票，塞进自己的衬衣口袋，把钱夹丢在地板上。接着，他拎起气罐和致晕枪，走出房门，上了副警长的车，发动引擎，调转车头，驶出去，上了公路。

在州际公路上，他选中一辆新款福特轿车，轿车里只有一个驾

驶员；他打开警灯，按了几下警笛。那辆车开到路边停下。齐格把车开到那辆车后面，关掉引擎，把气罐背在肩上，下了车。那个人从后视镜里看着他走过来。

怎么啦，长官？他问。

先生，你不介意从车里出来吧？

那人打开车门，下了车。怎么回事啊？他问。

劳驾你别离车子那么近，好吗？

那人往旁边挪了几步。齐格看得出，面对眼前这个身上有血迹的人，那人眼里露出了怀疑神色，但为时已晚。他像施行信仰疗法一样，用手按住那人的头。气体压缩的嘶声和活塞柱突人的咔嚓声，听上去就像关上一扇门。那人没吭一声，软倒在地；他的前额有个圆洞，血从里面噗噗地冒出来，流到他的眼里，缓缓遮没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瞥。齐格用手帕擦了擦手，说：我只是不想让你把血溅到车上而已。

摩斯坐在山梁上，靴子后跟蹬入火山岩的砂砾中，用一架放大十二倍的德国双筒望远镜望着下面的荒原。他把帽子推到脑袋后面。两个胳膊肘撑在膝盖上。用皮革背带挎在他肩上的是一支点二七〇口径的步枪，沉甸甸的枪管安装在九八式毛瑟枪的快慢机部件上，枪托由槭木和胡桃木压合而成。步枪上安装着一个尤内托高精度望远瞄准器，放大倍率和那架双筒望远镜一样。山下面的那群羚羊离他这儿差不多有一英里，看上去显得很小时。太阳升上来还不足一个小时，山梁、岩石和椰枣树的阴影远远投在下面的冲积平原上。摩斯自己的身影当然也在那里。他放下望远镜，坐在那儿观察着那一带。往南边再远处是光秃秃的墨西哥山峦。大河冲出的断崖。往西面，是连绵不断的边境线上，被火山烧炙过的褐土地带。他干巴巴地吐了口唾沫，然后在棉布工装衬衫的肩头擦了擦嘴。

那支步枪射击的弹着点精度可以达到半分^①。一千码距离的

弹着点误差在五英寸之内。他挑选的射击地点位于一道长长的布满熔岩碎石的斜坡下面,那个地方正好能让他进入有效射程。只不过,走过去得花上大半个钟头时间,而那些羚羊正在边吃草、边向远处挪动。那儿对他来说最有利的一点就是背风。

总算到了那道斜坡下面后,他慢慢地直起身,察看那群羚羊的位置。它们没有从他先前看见它们待的地方走开多远,但是射程仍然有足足七百码。他用望远镜观察着它们。在浓厚的空气中浮动着的尘埃和变形的热浪。看上去就像一片由闪着微光的尘埃和花粉组成的稀薄雾霭。没有任何掩蔽物,也不可能有别的猎人出现。

他翻身趴在碎石堆上,脱下一只靴子,放在岩石上,然后把步枪的前护木压在靴子的皮革上面,用拇指打开保险,眼睛凑近瞄准器。

那些羚羊全都抬起头,朝他这边张望。

该死,他低声骂道。太阳在他身后,所以它们不太可能看到瞄准器玻璃的反光。它们只是正好看见了他。

那支步枪的扳机是康佳^②的,能够承受的力道设定为九盎司^③重;他小心翼翼地把枪和靴子往后拉了拉,眼睛再次凑近瞄准器;他把十字准星微微抬高,瞄准一只视野里身体最宽阔的动物的脊背上侧。子弹射出后每一百码的弹着点增加度数,他非常清楚。现在不能确定的是距离。他的食指扣在扳机的弧线板上。脖子上

① 分是角度单位,一分是六十分之一度。

② Canjar,是美国一家制造枪械扳机的公司,现已不存在。

③ 相当于十六分之一磅。

那个用金链子串着的野猪牙挂件，在他的胳膊肘内侧的岩石上团成一团。

虽然那支步枪有很重的枪管和枪口制动器，它还是脱离了支撑点。当他在瞄准镜里把那些动物拉近时，他可以看见它们全部像先前那样站着。一百五十格令^①的子弹头不到一秒钟就到了那儿，花的时间只是枪声传到那里的一半。它们站在那儿瞧着子弹击起的羽毛状沙尘，随后便撒腿跑了起来。几乎是在瞬间就以最高速度从那片荒原上奔蹿而去，步枪射击发出的悠长的“咣”声在它们身后回荡；它们踢得石块飞溅，争先恐后地跑过那片在大清早显得一派荒凉的开阔原野。

他站起来，望着它们远去。接着，他举起望远镜。有一只动物蜷缩着一条腿，落在后面；他想，那颗子弹也许是打在硬地面上，反弹后击中了它的左后腿。他侧转身，朝一旁吐了口唾沫。该死，他骂了一句。

他望着它们跑出视线，向南消失在岩石嶙峋的岬角那边。悬浮在无风的早晨光线中的淡橙色尘埃变得越来越稀薄，最后也都看不见了。那片荒原寂静而空旷，伸展在太阳下面。仿佛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他坐下来，穿上靴子，拿起步枪，退出枪膛里的空弹壳，装进衬衣口袋，扣上步枪的保险栓。随后，他把步枪背在肩上，起身往前走。

^① Grain,是英美制最小重量单位,1格令相当于0.068克重。

走过那片荒原用了他差不多四十分钟。从那儿，他走上一道长长的火山岩斜坡，顺着山梁向东南方向眺望，那些动物就消失在那边的原野上。他举起双筒望远镜，慢慢地察看。一条庞大的没有尾巴的狗正在穿过那片荒漠，一条黑色的狗。他观察着那条狗。它长着硕大的脑袋和剪短的耳朵，正在费劲地一瘸一拐地往前走。它停下，站住，回头看了看，接着又往前走去。摩斯放下望远镜，站在那里，目送它走远。

他沿着山梁继续前进，大拇指扣着步枪的背带，帽子推到脑袋后面。汗水早已浸透了他的衬衣后背。那一带岩石上蚀刻着的岩画，也许已经有上千年历史了。那些蚀刻岩画的人跟他一样，都是猎人。除了这些岩画，他们没有留下别的痕迹。

在山梁的尽头是一片滑塌的岩石，一条崎岖不平的小路延伸下去。有一些蜡大戟^①和猫爪似的灌木。他在一块岩石上坐下，胳膊肘稳稳地撑着膝盖，用双筒望远镜仔细观察那一带。距离他有一英里的漫滩上，停着三辆汽车。

他放下双筒望远镜，把那片地区整个扫视一遍。接着他又举起望远镜。好像有几个人影躺在那边的地上。他蹬住岩石，调了调望远镜的焦距。那些车不是四轮驱动的小货车，就是安装着个大越野轮胎、绞盘和有顶灯的行李架的野马吉普车^②。那几个人

① 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生长的一种刺槐植物。

② Broncos，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制造的一种由小型货车改装而成的吉普车。

影看来都是死人。他放下望远镜。没一会儿，又举起来。然后又放下，在那儿坐了下来。没有东西在动。他在那儿坐了好长一段时间。

他朝着那几辆汽车走近，取下背着的一步枪，打开保险，贴着腰平端在手里。他停住脚步，仔细环顾了一下那片原野，又看了看那几辆汽车。它们全都挨过枪弹。有些穿透金属板的洞眼以一定的间隔形成一条线，他知道这些洞眼是用全自动武器打上去的。大部分的车窗玻璃被子弹打碎了，轮胎也全都泄了气。他站在原地，听了听周围的动静。

在第一辆车里，有具死尸歪倒在方向盘上。有两具尸体躺在车外面枯黄的草地上。地上的血迹已经干结成了黑色。他停下，听了听。没听到什么，除了苍蝇的嗡嗡声。他绕过车的尾部，那里躺着一条硕大的死狗，与他先前看见的那条走过漫滩的狗是同一品种。狗的肠子都被打出来了。再过去，又有一具尸体脸朝下倒在地上。他隔着车窗瞧了瞧车里面。车里那位的脑袋被打穿了。血溅得到处都是。他朝着另一辆车走过去，但里面没有人。他来到第三具尸体躺着的地方。草地上有一支霰弹枪。枪管很短，安装着手枪式的枪柄和一个可以装填二十发子弹的鼓形弹匣。他用脚尖轻轻踢了踢那个家伙的靴子，确认死活，然后又仔细看了看周围低矮的山坡。

第三辆野马吉普的起重架悬在半空中，窗户被烟熏得黑乎乎的。他走过去，拉开驾驶座那边的车门。有个人坐在车座上，双眼

看着他。

摩斯踉踉跄跄后退几步,同时把枪端平。车上那人满脸是血,动了动干巴巴的嘴唇。Agua, cuate^①,他说。Agua, pordios^②。

那人有一支短枪管的 H&K^③ 冲锋枪,枪上的尼龙背带搭在他的大腿上;摩斯上去抓起那支枪,随即又后退几步。Agua, 那人说,pordios。

我这儿没水。

Agua。

摩斯没有关车门,把那支 H&K 挎在肩上,走开了。那个人的视线跟着他。摩斯绕过车头,打开另一边的车门。扳动副驾驶座旁边的控制杆,把车座向前折叠起来。车座后面的货斗上遮盖着一块亮银色的防水帆布。他把帆布拉开。只见整齐码放着一堆砖块大小的包裹,全都裹着塑料布。他一只眼盯着驾驶座上那个人,一边掏出刀子,在其中一个包裹上划开一道口子。一种松散的褐色粉末慢慢地漏出来。他舔了舔食指,蘸了些粉末,闻了闻。接着,在牛仔裤上擦擦手指,把帆布拉过来遮住这些包裹,往后退了几步,重新观察了一遍周围的荒野。没有任何动静。他离开那辆车,站住,用望远镜看了看那些低矮的山坡。火山岩的山脊。南边是平坦的荒野。他掏出手帕,走回去,把碰过的地方都擦拭干净。

① 西班牙语,水,伙计。

② 西班牙语,水,老天爷呀。

③ 一种由德国军械厂黑克勒和科赫[Heckler & Koch(H&K)]设计、制造的枪械。

门把手,车座控制杆,防水帆布,塑料包裹。他绕到车的另一侧,把那边的东西也都擦了擦。他回想了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可能碰过。他走到第一辆车那边,垫着手帕拉开车门,往里面瞧了瞧。掀开手套箱,又把它盖上。他仔细看了看那个歪倒在方向盘上的死人。他没有关那扇车门,绕到驾驶座那一侧。车门上到处是子弹打的洞眼。挡风玻璃上也是。小口径枪弹打的。六毫米口径的。应该是四号铅弹。从弹痕判断是那种子弹。他拉开车门,揪揪车窗按钮,但没有任何反应。他关上车门,站在那里,观察着那些低矮的山坡。

他蹲下身,从肩上取下步枪,放在草地上,然后拿起那支H&K,用手掌跟推开托弹板。弹膛里还有一发子弹,但是弹匣里只剩下两发。他对着枪口嗅了嗅,退下弹匣,把步枪挎在一边的肩上,冲锋枪背在另一边,又走到野马车那边,举起弹匣,让车上那人看了看。Otrd^①,他问,Otrd?

那人点点头。En mi bolsa^②。

你会说英语吗?

那人没有回答,却试图用下巴来示意。摩斯看见两个弹匣从那人身上的帆布夹克口袋里露出来。他把手伸进驾驶室,拿到它们,后退几步。一股血腥味和粪便失禁混在一起的味道。他往冲

① 西班牙语,别的呢。

② 西班牙语,在我口袋里。